

記「交大人」一二事

王兆喟

「憶昔年少氣如雲，領衆叩關上萬言，平夷不用書生策，名滿都門劉旋天。……」

此余壽級友劉旋天長歌之首也，提起劉兄，堪稱我民廿一級的（Unforgotten Character）在校時相當地風雲人物，學生會主席非他莫屬；華東八大學的演講錦標，年年穩拿；上海學聯晉京請願抗日，也是他領的隊。其實當年同學中除少數有政治背景者外，大多數都是起闕，藉此免費旅行，看看上京風光，一方面舒散舒散功課的重壓而已。楓林橋的上海市政府，當年也被學生包圍過，開了一夜一天。當年岳軍先生的民主風度，相當地動人；雖然他因此下台，大家臨散，確實喊了幾聲由衷擁護挽留的口號，倒是真正的民意。俞院長當年是市府的秘書，沒有現在那麼發福，大家都稱他爲小廣東，當年確實盡了一番奔走之力。

第一次晉京請願，記得佔了幾

列車，政府應付，尙乏經驗，沒有人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不准學生抗日。因此安安穩穩到了南京，再換京市鐵路進城，丁家橋的中央黨部，和國府路的國府，都成爲請願的目標；最後才被招待到黃埔路的中央軍校，記得進得門來，兩面演武場上，軍校同學，殺聲震天，在那裡練習劈刺，這一批上海來的秀才們，耳聽目接，好不驚怕，把一股虛矯之氣散了一半，後來大家進了禮堂，今總統一頓訓話，大意政府抗日自有權衡，學生們應守本分如立刻要抗日的請到孝陵衛當兵去，要讀書的回上海去。大家一聽，不是生意經，趕快偃旗息鼓而去。所謂萬言書的呈文，確是有的，總統認爲國事至此，不要打筆墨官司，當場駁回，倒是信史。到後來七七抗戰廬山一聲號角揭出了「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弃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易犧牲」

劃時代之各言，政府當局的苦心孤詣，才大白於世。

劉兄却因領導這一次根基薄弱，鬪志毫無學生運動的因緣，畢業後當了好幾年中央黨部的幹事和巨大的建築工程師以至在丁家橋買了幾畝地皮奠定了抗戰勝利後地產事業的根基。劉兄是三湘子弟，辯才無碍，自是不在話下，一派名士風度，更爲人所難及，常常在夫子廟，沸管哀弦，肉林火山的舞場裏，擺上了測字攤；而且寬袍大袖，架着眼鏡，咬着煙斗，下着圍棋。望着眞如羲皇上人。我們常常手讀竟夕，其量之雅，其品之奇，予人印象，誠有桃花潭水之感。

惟其是湘中世家，其居家理財，有如春天的風——充滿着泥土的氣息。住在通都大邑的南京，可是每一開年，家中便要儲備了一年食用的油米柴鹽。閒話家常，某地某房要歸長子，某房某地要歸二子的。女

兒們如何賠嫁，都有個打算。一派封翁氣象，三十七年我爲了來臺灣辦業務，和他告別，老劉神色頗有點黯然，無可奈何地說，「老王，我幾夜都失眠了」。「何以呢」？「八路要過江，我這個封翁當不成了」。「可是你守土有責啊」！大家哈哈大笑，別了。這已是八年以前的話，可是這位封翁的聲音笑貌。和他絢爛以至平淡的生活，可不是懸懸如在目前麼。

記得他四十歲的生日，大家在牯嶺路張迺修家的草地上舉杯慶賀，他自己高興得像老萊子，自稱本公「壽星公也」，加以張兄夫婦湊趣，當場表演爰妻術（怕老婆法門），到場者無不捧腹。也是值得回憶的事。劉兄夫人李女士，濃陵望族。劉兄京行成名返湘後雀屏中選的。子女各二人，名字不記得了。

× × × × ×

劉兄的作風，在政治上的分野，可說是中間偏右。可是我級級友中也有中間偏左，以至向左的。其中最著的爲吳興許邦和兄，邦和兄已

作古人，英年溘逝，至今墓木已拱了罷。他出身於南開，豐神飄逸，堪稱今世子房。在校四年，正值國內政局動盪不定的時期，他相當地活躍，被淞滬警備部請進去好幾次，可是孫系大將王×××，對他頗爲賞識，幾次都是孫校長保他出來的。出校後在中央銀行辦電台，一個時期在太湖邊養肺病，一個峭寒的冬日，我和號稱南開小兒的殷詔民兄去訪他，夜寒不寐，促膝長談，已有英雄氣短之概，可是對於王委員之女弟，也未見兒女情長。次晨推窗一望，汪洋萬頃的太湖，迎着朝日，浮着點點風帆，漁舟張着各色各樣的漁具，却是令人耳目一新。這種氣概，這番心情，絕非寶島上的明潭涵碧，可以比擬的。可是，許兄指點那三千弱水，渺渺碧波。正是他幼弟夏間游泳失事所在，不免有點意興闌珊了。

× × × × ×

級友中天資最高者爲梁溪孫佐鈺兄，最鈍者爲五年郭興華兄，以徐師名材的化學考試而言，大題套小題，小題再分支題，每大小考都

要殺得人翻馬覆，慘不忍睹，可是孫兄從不開夜車，全書翻了一遍，便可穩占鰲頭。後爲母校校長的之卓兄，每考要讀七遍。也不過滿分。可是郭君天天開夜車，門上還要裝機關，設長明燈，可是十次九不格。終至離校而去。奈孫君以天資過人，而未能在學術中有所成就。抗戰後就無音訊了。

× × × × ×

級友中滑稽大王顧立成兄曾與某兄在文治堂化粧爲鄭氏姊妹。羯鼓小鑼，跳西班牙舞，維妙維肖。出校後一直在濟浦局，二十多年未見了。也是一位性格巨星。

× × × × ×

老師之中，黎校長的廣東官話。真是一語難忘。某次在紀念週訓話大意是勉勵大家努力「話說衰衰諸公，望之如神仙，折穿兩洋鏡（讀如Kan）一錢不值介（Kai）」後廿三級秦紹基兄，對其聲音笑貌，可傳其神；在昆明校友會中，時有演出。黎校長來主交大，擴地建屋，是南交大全盛時期，爲功最偉；可是就職時開了一場頗不愉快之事，

爲的是他不準時到會之細故。

× × × × ×

電院張院長廷金先生，敵僞期留滬，致爲人不諒，曾言「大學教育之主眼目的，乃在培養學子之創業能力 (Initiating Power)」不失爲一嘉言。土木工程院李院長謙若，木訥寡言，有仁者相，曾領隊測精密水準，自吳淞零點至漢口而返至吳淞，差八英吋，非沉靜精密安能致此。

× × × × ×

還有一位執役西齋的老工友吳山，在校數十年，人來人往，看得多了。裘師維裕讀書時，他已在校，總是誠懇勞馬，一點也不依老賣老，也是一位標準的交大人。

出校後遇到的北交大人中，

C 汪與我的印象最深，他頗有點個性，雄辯滔滔，頗得辯證之精髓而進入愛因斯坦的四度空間。舉例以明之：

「杯上有開水一杯，足下如云曰：「此開水也」CC汪必作色而起曰：「非也，我認爲是冷水，三十

分鐘後非冷水耶？」君挾此辯論術，橫行天下，當之者莫不頭痛欲裂，自認吃筆而後罷。汪兄在郴州結婚時，一匹野馬上禮堂，揮之不去。不知主何吉凶？君體修偉，長臂如猿，平日風趣得很，曾在一次營火晚會上，草裙圍腰，裡穿緊貼衛生褲，取其遠視似裸腿有曲線。大跳其胡拉舞，可是一談公事，面孔鐵青，決不含糊。

平院校友熟人不多南天一柱

(我們的臺柱)萬學長想可多多自我介紹，充實充實友聲的篇幅罷？拜託拜託。在臺的交大人，概不介紹。同會裏都有晤對機會。百聞不如一見。各位多多聯絡好了，何況君子立言。諱賢諱親。這種風格值得保持的。筆者在此創用了一個「交大人」的名詞，以其事實上有別於「北大人」「清華人」等等也。對於「交大人」的內容與外包，似乎有值得各學長各揮所見之處。個人對此却有個模糊的概念，以爲「交大人」

有其特點，如爲一笨拙的政治人——大多認爲政治上無百年之敵亦無百

年之友，丁茲亂世，何必不步武鄉侯——「不求聞達，苟全性命」這是消極的說法。積極的說——僅僅參加入與自然的鬭爭——而退出於人與人鬭爭的戰場。這種處世態度，原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不知道到底是「笨拙」或「大智若愚」。其次，大多爲一好的「當家的」，最近鬭動一時的「胡案子，亂子不出於前任「交大人」廠長，而出於後任非「交大人」手裏，似乎也有點關係，所以我姑且冒昧地結論「若某機構連「交大人」都不安於室時，其領導上必有問題」。其三必爲一技術人——一位 Solid 的技術人。事實即爲雄辯，此一層自可不必辭費。可是「交大人」多少帶一點孤立主義者 (Isolationists) 的傾向，常常將在校中實驗室考試場搶分數的精神，帶到社會上來，孤軍奮戰，一一淹沒於社會洪流之中，隨波而去，固不失爲一悲壯的畫面，這也不知是「大智」或「笨拙」？或歸咎於天性之類。我所知的「交大人」大概如此。